

# 編者 的話

既生為人，有一隨生而來的遺憾，那或許就是人不能和時間為敵。

我所能撥付的時間之內，不允許我做革命性的創作，因此，只好大膽地採用了漢朝宰相的法子，原望能平安無事，可是却也有不少的或許是因為自己經驗、學識雙雙不足所導致的困境產生，每當這個時候，我尤其思念前人，佩服他們的處置得宜。

## 廿十餘成一夢

身為男孩，每為當兵的事情，懷念良多，雖然自己尚未正式當過兵，可是也經常觸及這一問題。然而，在當兵之後所想到的却是自己也已年歲不輕了。

想自身當初到如今，也已二十餘載，從吃著薯籤到大白米飯，從赤光腳到烏黑亮皮鞋，從赤腳仙到真正先生，從「修驚」到「真心愛子女」，從「水肥車滿街跑」到「坐式廁林立」，其間不乏各式各樣的實質進步，當然也有許許多多的衛生觀念的改變，至少，我個人就沒受到瘧疾和霍亂的害，雖然有時也大拉肚子或是招來蚊子宿我肢。這些都是台灣本土的進步概況，顏春暉博士曾任衛生署署長多年，他以簡潔的文筆，詳盡的表格圖案，一目了然地告訴我們，過去的努力的確沒白費。

在鄉土的原則下，的確有很多的東西值得挖掘，然而鄉土原意不只是一如作家們筆下的那些飽受欺凌，舉目無天理國法，窮鄉僻壤之地，才算得是鄉土，其實，以大台北之繁華，她也是我們的鄉土，頂好不要坐台北談山地。

## 訴未了，把一半分與未來

過去的日子和現在一比，再笨的人也覺得有所不同，可是，如果把現在的日子和未來的一比，便又會茫然無所適從。

人是政治的動物，雖然有人絕意於仕途，却無法與政治脫離關係，此地涉及一個觀念，政治決不是官與管的事而已，不過，我不願花大篇幅把它說清楚，反正有人會深

# 杜鵑與黃鶯

深覺得就是了。這可從醫界上的九個困擾多年的問題上會出來，幾年來一直無法解決，若要謀一較妥當的方法話，可能的話，就得在政治立法與執行方面絞腦汁了。

台灣的醫療概況本欲從台灣全島普遍調查，無奈中協調不力，只推出了台東與高雄二地而已。

但願，這是個起步。我不清楚這個起步會刺激到誰，反正我們把種子灑在人間，在何處在何人身上開花，只是能開花，其他的也就不再多計較。

## 劍道網球呼聲高

在我所隸屬的小班裏面，有一批人瘋狂於劍道，有一批人熱衷於網球，也有其他的，因與本文無關，不列筆墨。如有人關心的話，不妨到小班看看。

劍道一文，從比較枯燥的角度來談這個運動的生理傷害方面的問題，我原希望謝文儒學得風趣一點，無奈把東洋之劍一拿起來的話，即使再風趣的人也不容易再出來，只好答應他就事論事好了。

至於網球一文，純粹從個人體驗的心得之面來學，中固然有很多的醫學名詞，但是，您仔細閱讀的話，別名詞是曉不到您的。

請諸君不要告訴我，您不喜歡網球，如果您時間許的話，不妨也「技癢」起來，拿著拍子揮它幾下，無球拍也沒關係，樂自在其中。

## 一帶長川，自在流今古

這句話是南宋人寫的，其味深遠。

以往的綠杏均不乏醫學史方面的文章，惟都是長篇構，我在想，我們的讀者恐怕難以消化，因此，這回換角度來選介西洋醫學史方面的故事。

接生術的今與昔，是真正西洋味道的文章，其他諸也是如此。我們選這四篇的主旨無非是要諸君知道，醫的東西不僅是存在於醫生身子或醫學書籍裏面，凡是與們生活有關的，就有醫學的足跡。那一根肋骨更有十

## 林碧海

醫學味道，涉及解剖學，也涉及胸腔外科，如果有人願意深究的話，確實如此。

若說與自家心事，一生更苦

把心事攤出來給人看的話，有時真的是愈攤愈糟。

此地所指的心事，是泛指一般不欲人知的事而已，不是特指那些只煩惱自己的象牙塔之內事。

美國的諾蘭醫師，他嘗試著以筆忠實地講他自己的故事，他也許沒有深厚的文學修養，因此他用筆行文之時，老嫗能解，不會令人無法與之共鳴。

我相信這幾篇文章能夠反映出中美不同的某些觀念來。我們這裡有人一直害怕著一旦把事情真相揭開了之後，會遭人誤解，即使我們的本意是好的，也會難逃此運。我常暗自訥悶，事情非得這樣下去不可嗎？

也許這和西方有位大好人有關係。東方不是沒有，實在是找不到了，來不及塑造了。

諾蘭醫師和我素不相識，我不是捧他的場，更不是因為他是美國人就譯他的文章。諸君如果還要誤解我的話，請到圖書館借出他的原著來看，然後再把文化背景給考慮進去，如果中國的文化背景無法把握的話，坐下來看幾次的國語或閩南語連續劇，對您也許有幫助。

醫生是沒有辦法對病人築起佛洛斯特的待修的牆，況且，與其築他，不如棄掉他，因為一邊種著松樹，一邊種的是蘋果。

### 附設醫院初試啼聲

這是本院的一大盛事，奇怪的是，她的盛況却沒有我想像中的熱烈。

因為一切都在起步之中，主事者也許早就有自己一套甚至數套的想法，於是，我們不敢多事評述，只是簡單地介紹一下目前的設計、分配情形，並且把九個月來的營業情形交待一下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選請了藥局主任陳增福博士，請他對

醫院的建設略抒己見，本來我們也請董事長寫的，也許是他太忙了，也許是我們尚未年長到了了解某些事的程度，這個專題就沒有董事長助陣了。

### 校友—北醫的支柱

如果沒有這麼多可敬可佩的校友的話，綠杏是無法與大家見面的。

社長他告訴過我，在他拉廣告的時候，校友給他的幫忙尚在其次，主要是內心感動的激盪之情，實在是久久難以忘懷。

其實不只是搞刊物的人才能體會這點。凡是到過附設醫院見習過的同學，都不會否認這一點的。校友們的熱情終究會投入北醫，使她成爲一個真正的武士，即使不拔刀、不亮相，使旁邊的人都能感覺得出他潛在的那股強壯、雄心、自信和無窮的生命力。

我的一位素所敬佩的朋友，在他到附設醫院見習之後，他立刻有這種感覺，馬上寫了封信向我們在醫院的校友致忱。

海外論衡之中所刊載的是海外校友們的研究心得。此外，我們把國內校友和客座教授的文章另成一專題，我們的用意在於登載一些以後您也許還看得上的文章。

### 白鷗問我泊小舟，是身留是心留？

我泊小舟，身雖已下，心却留其上。

多謝我的朋友幾個月來的關懷，假使當時我故作姿態的話，請原諒我的少不更事。

歷屆的負責人都喜歡把刊物比作一條船，她開航了，沒有終點，只有航程，也許可貴的就在於這航程，我的伙伴們和我一齊掌舵，偶而我也孤立船首，寒風吹來，我突然想到應該迎新送舊了。

末了，我想再說一句：「吳明哲，謝謝您。」